

·科海无涯·

后人美德成全了孟德尔

□陈洁

孟德尔被认为是现代遗传学的创立人,但他活着的时候,最重要的身份是教会学校代课教师。

他生在奥地利农村,从小跟着父母和姥爷干些农活。

他种了很多豌豆,有的高茎,有的矮茎,有的开红花,有的开白花,有的长绿色豆荚,有的长黄色豆荚……孟德尔每天去看那些豌豆,豌豆成熟了,也不收,也不吃,就看着豌豆老了,挖掉,再种新的。

这样一折腾就是8年。事实上,孟德尔在进行遗传性试验。资料表明,他至少研究了几万株植物!

8年后,孟德尔认识到,决定遗传的是基因(孟德尔管它们叫“遗传因子”),基因有显性和隐性性状之分,他还总结出两条遗传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

1865年,在一次地区性自然科学学会的小型学术会议上,孟德尔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论文很硬核,就是一堆烦琐枯燥的数据,成功地把大家都说瞌睡了。孟德尔把这篇论文扩充成3万字的《植物杂交实验》,收录进会议录。会议论文编辑照例送到全世界100多家图书馆收藏,但作为一个小地方的民间科研组织的业余研究者的成果,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孟德尔还满怀憧憬地将论文复印了40多份,寄给他能联系到的所有生物学家,但几乎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证据之一是,到了1872年,达尔文还在叹息,他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同一物种有遗传和变异,可惜却没人知道遗传的机理,怎么就没人研究这个呢?

达尔文是孟德尔寄送过论文的40余人之一。孟德尔自己也慢慢地心灰意冷。人生的最后近20年,他再没接触过生物学。

·序跋集·

与范仲淹的一次漫长对话

□何辉

《范仲淹》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我是从2021年年底开始动笔创作的。其时,拙作《大宋王朝(1—8)》已经出齐。

在《范仲淹》这部小说动笔之初,我便确定了一些重要的创作目标。

我希望这部小说故事要好看。在叙事的风格与节奏方面,我力求富有一定的变化,要使笔下的故事有时像涓涓的细流,有时像壮阔的大江,有时清新简洁,有时沉郁繁复。我希望能够在创作上探索这种变化,以此呼应小说中主人公范仲淹及一些主要人物曲折多变、悲喜交加的人生,折射小说中那个诡谲多变、波澜壮阔的时代。

我希望这部小说的文学真实,是基于“三个真”而创造的。其一,人真,即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真的。除了小说主人公范仲淹之外,我还要以文学文本塑造一些主要的人物,比如韩琦、富弼、吕夷简、欧阳修等,他们都是史册里的真实人物。其二,事真,即这部小说里反映的主要历史事件是真的,它们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是有史载的。其三,言真,即这部小说里出现的历史人物说的话,要符合历史真实。这个目标,就给文学创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创作纯文学文本的同时,我决定从史书、文集中大量引用主要人物的文章、诗词、状、疏、奏、表、议、墓志、碑阴等(尤其是主人公范仲淹留下的文字)。上述这些古文献主要参引《范仲淹全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等著作。通过精心构思,我使这些古文献于文学叙

·无限杂思·

从短视频到AI幻景

□刘洪波

视频原本是一个技术概念,它跟一系列术语联系在一起:分辨率、编码、长宽比、压缩格式、比特率、色彩校正、接口等等。

现在,视频已经变成一个传播概念,几乎没有人不在手机上刷短视频,而它原本的技术色彩已经淡化了。淡化的意思,是那些复杂的技术不再需要你来了解,后台已经为你配置了一切,你只需打开任何一个可观看视频的电子设备,点击一个节目,播放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傻瓜式的操作。

任何技术,当且仅当它具备傻瓜式的人机界面时,它就必然地大众化、生活化,从设备演变为用品,从技术演变为非技术,从专业演变为非专业。

接收图像和声音,这是人的天然能力。图像和声音的优势在直观,弱点也在直观,离开了现场,就看不到也听不到。技术发展使这一弱点得到了很大的弥补,录制、拍摄、播放等手段实现了图像和声音的再现。电影作为综合艺术打开了音画传播的大门,也创造了新的文化工业和新的生活方式。电视使大型观看活动变成客厅活动;多媒体电脑使观看到达桌面;到了手机随身的时候,观看就成了一种纯粹的私人事务。

短视频是手机这一网络终端普及、流量成本降低带来的一种普遍消费。它是传播领域各种竞争的胜者,而且有其必然性。它填满眼睛和耳朵,直观地给人信息,人是天然地喜欢直观信息的。它直接明了,单刀直入,摒弃复杂性,为观看者提供了简单逻辑,而人经常是相信“大道至简”的。它短时快捷,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能把时间的隙填充起来,而人经常是只有碎片时间的。它后面临藏着算法,使人在信息茧房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人又经常是喜欢单面信息的。

短视频中有大量的故事,人都是爱听、爱看故事的,或者说人都是有看故事欲的。这可以说也是人的天性之一。小孩爱听故事,人类从童年期到现在也充满神话、传说、寓言、小说等等。短视频中的故事短小,只有切片式局部,但可以说是高度集中并极度理想化。它比一般的故事更加夸张,更具冲突性。短视频纪录片(如果可以称之为纪录片的话)中有至善或至恶的瞬间,短



1884年,孟德尔去世。很多人参加了葬礼,但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在送别一个伟大而寂寞的科学家。

16年之后,1900年,老天终于开眼了。3位植物学家,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林斯和奥地利的切尔马克都宣布,在独立进行的植物试验中,分别发现了遗传规律,然后检索到孟德尔的文献。

我总在想,这3个人发现自己的努力在科学史上只不过是重复劳动,会是什么感受?沮丧、挫败、失望、愤怒?甚至,恨?他们会宁愿30多年前的那个老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宁愿自己没有看到过这篇发黄的论文?宁愿那篇迄今为止没被几个人读过的论文干脆从世界上消失?

他们完全可以假装没有读到过孟德尔这篇论文,即使读到了,也大可以“忘记”,径直发表自己的成果即可。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几乎没人知道孟德尔这个名字,穷乡僻壤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的老人,既没有子孙后代,又没有弟子后学。他们可以无视那篇论文,任由它掖在历史的黑暗狭缝,或冲进岁月的下水道。他们自己则在阳光下享“遗传学之父”之类的名号。

就算多少年后,孟德尔被重新发现(很可能永远没有这一天),那时候名分已定,恐怕也没人再去追究了。科学上这样的冤案太多了。

更何况,孟德尔的学说并不完美,他们有更完整和准确的表达。他们为什么不彰显自己的工作成绩,而去抬举一个他们不知道是谁的逝者?

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把桂冠戴到孟德尔的头上。

孟德尔实在太幸运了;而这3个人,也实在值得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事中嵌入、穿插,与文学文本彼此交织交融,相辅相成,就好比创造一个世界,让小说的主人公们进入这个世界自己来言说。

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一部文学作品,也必然有虚构的人物、事,也必然通过“实”与“虚”的结合,才能创造出触动人心的艺术真实。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与单纯的文学文本和单纯的历史文献文本相比,这部小说创造了一个更具温度的知识系统,创造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世界。

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部小说,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范仲淹,知道他的故事,读到他的文章,听到他的言语,体会到他的快乐与忧愁,触及并理解他的思想与精神世界。如此,下次读者再读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时,所读到的便不仅仅是一篇美文,而会看到一个曾经在历史中努力奋斗过的真实的人,以及他所生活过的那个时代。

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这部小说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是我与范仲淹以及那个时代的诸多人物的一次漫长对话。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了那个世界,进入了那个时代,与他们一同好好地活了一回,有时我甚至恍惚觉得我已化身为他们,在命运的大河中沉浮。我相信,接下去,许多读者将会通过阅读这部小说,加入一场跨时代的漫长对话,甚至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进入那个世界和那个时代。



视频剧集中有忽然而至的风暴雷霆。

因为短,短视频得以赢得时间上的优势,让人在任何稍显无聊时都能找到一种有巅峰体验的时间打发方式。也因为这种刺激性,短视频能够使人不断刷看,从而不知不耗耗掉了大量时间。可以说,短视频表面上具有填满碎片时间的功能,实际上具有将大片时间转化为碎片时间的能力,使每个人的时间留置在手机上,也就是更多地留置在虚拟世界之中。

线下生活中,我们如果有一段时间,总要做点什么,完全无所事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与人闲聊或独坐静思,都可以算是“有所为”。而在观看短视频时,一个人却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做,只需观看即可,在观看中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然后开始下一段观看。在一段段短视频中,时间与其说是度过了,不如说是遗失了。在这些时间片段中,人被一个个主人公的故事片段牵引,并期待着与下一个不知何以的主人公的相逢,而总体上没有真正的时间意识,谈不上主动的时间安排,也谈不上有价值的时间运用,更谈不上耗费一段时间后的收获。

接受方的选择正在使传播方屈服,越来越多的传播机构开始转向短视频生产,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在为短视频花费脑筋。如何在最短时间里,单向度地讲一个故事、说一个道理,变成了传播者的焦虑,观看者的手指指挥着生产者的智慧,算法推送的偏好指挥着生产者的审美,推动着即时兴起的感观追逐和高强度刺激的文化潮流。

AI制造视频即将登场,意味着更具刺激强度的虚实杂糅文化将会诞生,以真(包括真实性、拟真性)为前提的故事将让位于以奇为前提的故事。脑髓智慧还将开辟新的时间感知方式,通过感官来真实接触世界并度过时间,可能代之以通过大脑知觉来感受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和认为过了多长时间,真实生活的感受被脑部操控实现,连续的幻真视频能够诱发大脑“这就是真实生活”的意识,那时,人可能真的被AI替代,因为AI可能更能营造安乐幻景,从而让人“死于安乐”。



《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红楼梦〉中的电影课》是徐皓峰对《红楼梦》的独特解读。他编过《一代宗师》,导过《师父》《倭寇的踪迹》,写过《道士下山》《逝去的武林》。

他不仅梳理出全新的人物关系与荣、宁二府的另类样貌,还将曹雪芹与希区柯克等世界电影大师作比较研究,通过细节捕捉与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徐皓峰重构了原著语境,揭示了《红楼梦》的艺术高度与创作真谛。

作者语言灵动,视角独特,除诠释了后世误读、展现了原著的多重魅力,又融入电影的叙事技巧,为读者提供了一次重返经典的全新体验。在此选摘若干以飨读者。

曹雪芹、贾雨村、贾宝玉、甄宝玉、空空道人是同一人

《国术馆》是我2010年的长篇小说,幸得出版。2020年重写,分筋错骨之变,是在里面评了《红楼梦》。

20世纪90年代初,因周星驰电影,大众熟悉的韦小宝被称为“韦爵爷”,见《鹿鼎记》前段,韦小宝受赐“云骑尉”,不是职位,是爵位。自此开始,入了贵族。

爵位在家里留不住,下一代次一等,降完了又是平民。清朝将汉代的“骑都尉、云骑尉”等武官职称,补进爵位,在公侯伯子男之外,多出了尉。多了可降的空间,算是优惠。

公侯伯子男尉,各有分级,清朝贵族共27级。如第一代封国公,降级的空间大,会事先讲好,多在你家传五代啊!

有的是代也不传,本人受封,本人结束。计算复杂,天恩不定。

爵位之家,风险多。老辈的事不让小辈知道,为保护小辈。小辈问家史,老辈拿《红楼梦》挡驾,说大差不差,全在里面。

京津地区,拿《红楼梦》当家史看的人家不少。有的人家,上一代传话模糊,忘了是替代,宣称《红楼梦》写的是自己家,闹出笑话。

1987年春节,电视剧版《红楼梦》首播,家有电视的都在看,走在胡同里,是回响效果。小孩玩耍,爱模仿影视剧表演,比如1986年首播的《西游记》,学孙悟空八戒,大人们不管。学《红楼梦》剧集,爷爷奶奶要管,说那是本“道书”,开不得玩笑,乱学会折福。

以为老人们说怪话,为防小孩早恋。

我们这拨男孩很难早恋,幼儿园、小学制度,都是女生管理男生,她们是半个校方、半个家长。

多年后才知,老人们说的道书之“道”,不是老庄、炼丹、儒家道统,指“真相”。老人们是口口相传,听更老的人说的——人世是假象,《红楼梦》是真相。

不单北方,南方也这么说。曾追随一位浙

让曹雪芹和希区柯克对话

徐皓峰用电影之眼解读《红楼梦》

江老者,他1914年生人,父母早逝,断学当童工。童工是半年结账,拿到钱,即买《红楼梦》。小孩性子,非要精装版,一把花光了还不够,书店扣下小半,让他补钱再取。不吝惜血汗钱,是受此说法影响。

尝了人生孤苦,急需了解真相。

他识字不够,一时看不了,但心里踏实,起码握手里了。后来识够字,八十余岁时,跟我聊了聊。重制版《国术馆》小说里评《红楼梦》,大致如下:

曹雪芹、贾雨村、贾宝玉、甄宝玉、空空道人是同一人。

贾雨村是此人中年,一身官场权谋,玩惨了自己。曹雪芹是此人晚年,讨厌中年的自己,喜欢少年的自己,觉得保持下来该多好,写成了贾宝玉。假我,是理想之我。事实上,他保持得太短,活到青年即变质,为混进主流圈子,学糟了自己,即是甄宝玉。真实之我,如此不堪。

清朝初立,以修明史名义,设馆招揽前朝中等的旧臣名士,对顶级人物另有安抚手段。曹雪芹去了,清廷假意修史,实为养人,发工资,并不提供大内史料与编书资金,没条件修史,闲待着,写起《红楼梦》。

小说里写,空空道人是《红楼梦》首位读者,看后开悟,做了和尚。首位读者,只会是作者本人,空空道人即是曹雪芹。自己所写,最能刺激自己,作品让作者开了悟。

天下渐稳,明史馆完成历史任务,停发了工资。曹雪芹知趣,转去佛寺栖身。不真当僧人,那时佛寺同时是养老机构,交上笔钱,大差不差,可以终老,靠葬寺里管。

曹雪芹心知,穿僧装火化,是自己终局,所以写空空道人由道转佛,改名情僧,《红楼梦》又名《情僧录》。

断情,为僧。

薛宝钗早达道,她开悟早,彻底无情,假装有情。林黛玉也是开悟者,道理明白,而情绪未断。能否嫁给宝玉?此事折腾坏她,听到不成,急出病,听到成,病又好。总是心随事变,让她觉得自己好没意思,一怒而断情,忘了宝玉。

薛宝钗眼中,黛玉是同道,可讲真话,宝玉差得远,不必对牛弹琴。等宝玉终于开悟,她还是懒得理他,并不以真面目相对,依旧演戏,决定此生活法,是一路假到底……

《国术馆》写过的,这里不做复制粘贴。《国术馆》里,是打散《红楼梦》回目的串述,本文也有串述,尽量一回回逐评。

索隐历史,比较文学——非我专业,评不下去时,就拿部电影来说事吧。见谅,见谅。

花招才值钱,看电影便是中花招

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



《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红楼梦〉中的电影课》徐皓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有处有还无。”便是剧作原理,拿假话说真事,真事就像假话般动听了,空话引出事实,事实就被画龙点睛,有了魅力。

空话——希区柯克发明了一个电影术语叫“麦格芬”,他举例说明:一列火车上,有个爱刨根问底的乘客,他见对面乘客带着个形状奇特的包袱,问是什么。对面乘客回答:“麦格芬。”

“什么是麦格芬?”

“是去苏格兰高地捉狮子用的。”

“可是苏格兰高地没有狮子啊!”

对面乘客:“啊!这么说,也就没有麦格芬了。”

1941年,现代电影之祖《公民凯恩》面世,讲某报业大亨的一生。人一生事太多,诡谲的继承权、天才的发达史、友谊的破裂、无聊的婚姻、进军歌剧院……从何讲起呢?

从哪个事讲起,都妨碍其他事,势必崩盘。实事撬不动,便要空谷传声,说空话。导演用了麦格芬,写大亨临死前,说了句“玫瑰花蕾”。

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一位记者为探究玫瑰花蕾,寻访大享亲友,得知了他人生的不同切面。影片结束,也没交代“玫瑰花蕾”是什么,但故事讲下来了。这便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对玫瑰花蕾,欧洲影评人会往心理学上分析,认为是童年阴影,导演不置可否,乐观其成。导演不当导演许多年后,去欧洲玩,仍被采访《公民凯恩》,终于失口,说是麦格芬,值两毛钱——不值钱,是个花招。

其实花招才值钱,看电影便是中花招。希区柯克的电影是花招大全,没有人物性格、哲学含量、历史反思、社会分析……如此空洞,却吸引人。这种空洞,就值得思考了,是在知识分子视野里的底层艺人的老手艺。

摘自《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红楼梦〉中的电影课》

《江南器物志》徐风 著 译林出版社

器物志》打破了传统散文叙事的单一模式,精准把握了“纪实”与“推演”的分寸感:一方面扎根于扎实的器物文化研究与地方风物考据,确保叙事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丰满生动的故事和人物成为叙事引擎,成为器物故事的释谜人和解密者,赋予冷硬的器物以温度与灵魂,让历史与情感得以鲜活演绎。

因此,徐风的“器物志文学”,承载了对民间精神的重掘与器物精神本质的叩问,也为思考中华文明与地域文化的承续与再生,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文学样本。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江南器物志》以文字构建“器隐镇”



《江南器物志》徐风 著 译林出版社

器物志》打破了传统散文叙事的单一模式,精准把握了“纪实”与“推演”的分寸感:一方面扎根于扎实的器物文化研究与地方风物考据,确保叙事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丰满生动的故事和人物成为叙事引擎,成为器物故事的释谜人和解密者,赋予冷硬的器物以温度与灵魂,让历史与情感得以鲜活演绎。

因此,徐风的“器物志文学”,承载了对民间精神的重掘与器物精神本质的叩问,也为思考中华文明与地域文化的承续与再生,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文学样本。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快览>>>

《山河为证:地理视角下的中国史》宋平明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聚焦16个锁钥之地,从先秦殷都域外的牧野、西汉反击匈奴的河西走廊、南宋抗击元朝的襄阳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天京门户,每一处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铭刻了血火交融的过往。本书从地理和战争着眼,看透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密码,读懂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

《人形机器人:产业变革、商业机遇与未来趋势》李向明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通过对特斯拉擎天柱、波士顿动力阿特拉斯等全球12款人形机器人的案例研究,展示顶尖机器人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路径,为读者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阅读体验,是一本引领读者洞悉机器人如何重塑人类社会、深度思考未来人机关系的佳作。

《大望路还有梦想》任逍遥 著 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本“反职场小说”,也是一本都市丽人生存手册,没有成功学和毒鸡汤,而是以轻松幽默的文风描绘了真实的职场百态,阴晴不定的大老板,心坏忌妒的女上司,整颗情绪的小朋友……让人忍俊不禁,一气呵成地读完,充满了治愈焦虑的力量。

《中华美德书》夏伟东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全书收录了近500条名言、303则中华美德故事。从大禹治水的公而忘私,到曾子杀猪的言信行果;从苏武牧羊的赤胆忠贞,到木兰从军的孝勇双全。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和做人做事的中国式教养,都藏在这些古训义理之中。

《无法独处的现代人》[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章艳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的作者齐格蒙特·鲍曼以“将熟悉变为陌生”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日常事务与我们之间微妙而深刻的关系:有关无法独处的现代人,有关教育危机、知识焦虑,有关经济萧条、消费降级,有关安全感的丧失,等等。鲍曼以独特的视角洞察了这个时代的真相,也让我们窥见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自己。

《兰花诸相》[英]吉姆·恩德斯比 著 刘夙 译 海峡书局

从莎士比亚到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从雷蒙德·钱德勒的《长眠不醒》到《铁金刚勇破太空城》,兰花频频现身:神秘、诱惑、掀起过狂热、挑起过争端,致命但又脆弱……围绕兰花的文化意象究竟于何时、因何、以何方式积淀出现?本书以兰花为镜,寻迹西方文化演变的草蛇灰线。

《中华美德书》夏伟东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全书收录了近500条名言、303则中华美德故事。从大禹治水的公而忘私,到曾子杀猪的言信行果;从苏武牧羊的赤胆忠贞,到木兰从军的孝勇双全。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和做人做事的中国式教养,都藏在这些古训义理之中。

《无法独处的现代人》[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章艳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的作者齐格蒙特·鲍曼以“将熟悉变为陌生”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日常事务与我们之间微妙而深刻的关系:有关无法独处的现代人,有关教育危机、知识焦虑,有关经济萧条、消费降级,有关安全感的丧失,等等。鲍曼以独特的视角洞察了这个时代的真相,也让我们窥见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自己。

《兰花诸相》[英]吉姆·恩德斯比 著 刘夙 译 海峡书局

从莎士比亚到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从雷蒙德·钱德勒的《长眠不醒》到《铁金刚勇破太空城》,兰花频频现身:神秘、诱惑、掀起过狂热、挑起过争端,致命但又脆弱……围绕兰花的文化意象究竟于何时、因何、以何方式积淀出现?本书以兰花为镜,寻迹西方文化演变的草蛇灰线。